

倾听花开的声音

□ 殷志军

一个花开的声音都是感动。

花开的声音，是我们一家三代的花样日子和变迁。光阴如梭，一转眼父母亲年迈了，从以前亲自推童车游园到坐轮椅赏花，赏花始终是我家的主要生活方式，母亲退休后帮我带儿子，每天晨起，总要舞刀弄棒地去上海植物园健身，一身热汗后回家买汰烧，生活十分充实。2007年11月老爸去世、母亲又不幸中风，只得终身与轮椅为伴。深受各种打击的母亲，植物园的繁花成了她的陪伴，由我儿子推着，她就在轮椅车上为儿子当起了向导，她可以说出各种花的名称和习性，这成为她最幸福的事情，心情和身体都在向好。

花开的声音里有我近半生的职场奋

斗。作为一个记者，植物园是我重要的采访地，每年上海植物园花展都留下我的新闻作品：从郁金香花展到樱花街打卡；从植物温室花艺至穿着旗袍、汉服免费游园的市民；从夏季暗访夜精灵、捕捉昆虫身影到认养植物、亲子种植园地，虽然上海植物园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新老更替，可花展依旧，春夏秋冬，声声不息。

花开的声音中“旗袍美人”往事依稀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2015年5月23日下午，作为2015上海（国际）花展的压轴大戏，沪上首场“旗袍花艺秀”在上海植物园精彩上演的一个场景。主办方通过各种媒介向市民发布了“旗袍美人”的招募信息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连丹麦、意大利外国友人也为旗袍而动，那一天，

“30名旗袍美人”在植物园T台走秀，我与摄影记者老雷为“花艺旗袍秀”编发了不少新闻作品，还极力鼓励妻子穿着结婚典礼时穿过的旗袍入园，融入这一人文艺术氛围中。

我爱大自然无限春光，留恋自家门前的“后花园”——上海植物园。相信，我家与上植园的故事还会有更精彩的续集。

倾听花开的声音，便是我家的日常。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我家原来住在中山公园附近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，是追着中山公园牡丹亭里的牡丹度过的，那满坡满地的牡丹，红、黄、白、紫，花开时节动申城，更让我这个少年人激动不已。

后来成家生子，我家的住房很紧张，说是二室一厅，那个厅也实在够小，3岁的儿子稍一折腾就撞破了头。望着泪汪汪哭泣的小脸庞，改善居住环境列为家里重大实事工程。

2002年，我们全家搬迁至徐汇长桥社区新居，离开中山公园虽然是百般不舍，但在选择新住处时，就是看准了上海植物园这个更大的公园呢。

上海植物园每年春秋两季办花展，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我每年都用相机记录下家人赏花的点点滴滴：樱花漫天、洋水仙和郁金香铺地，还有我一直非常喜欢的“国色天香”……这里不愧是沪上著名的植物王国，“花开的声音”非同寻常，每

家，简单一个字，能引起无数人情感的共鸣，家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，也是最终的归宿。可家到底是什么呢？

奶奶说，家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再见，是爷爷，是在一起。

在奶奶最深的童年记忆里，她的父亲远在大西北赚钱养家，却不慎摔倒，病危。奶奶与她的母亲连夜赶去西北，最终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那些应该说却没有说的话，终究被哽咽在嗓子里。七八岁的女孩儿第一次那么接

家

□ 紫阳中学 钱婧怡

近死亡，奶奶说，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要为“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

奶奶前半生艰辛坎坷，后半生却被爷爷治愈。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当兵是件很光荣的事，爷爷奶奶都是文艺兵。那一天，爷爷与奶奶在礼堂的后台相遇，一见钟情。

爷爷说，家是相守，是深情。

1981年，因为爸爸的出生，爷爷和奶奶一起退役。退役的前一天晚上，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最后，再次在镜子前换上了军装。以前天天穿着军装，没什么特殊的感觉，那些感情被深埋在心里，等到要对它说再见的时候，才忽然间喷涌而出。爷爷在镜子前，从深夜站到了白天，不断地抚平军装上的褶皱，奶奶就在床头陪着爷爷。奶奶说，爷爷穿军装最帅。爷爷说，他们有了一个家，也深刻感受到自己

对祖国的依恋。

爸爸说，家是热热闹闹，是借根葱借头蒜，是你有困难我来帮，是弄堂里的“我们”。

1984年，爸爸与奶奶爷爷搬进了小弄堂，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。爸爸打小就会串门，每次回来都是“收获满满”，每次也都会把好东西分给弄堂小伙伴，一起玩游戏，跳房子，看着女孩子们跳绳子……

当时每户人家生活都并不富裕，但邻里间总会时不时互相送点东西，有时是几颗苹果，有时是家里多烧的饭菜，都是点滴情谊。

那年，爷爷奶奶卖掉了家中所有收藏的特种邮票，只为买一台七寸的黑白电视，去看中国女排的比赛，整条弄堂的男女老少一下都“轰”进了爸爸家里，很热闹。

我说，家是国家，是相濡以沫，是永不分割，是无数个小家组成的大家，是中国。

2016年，时间很奇怪：32年前，爷爷奶奶陪着爸爸看女排；32年后，爸爸妈妈陪着我看女排。电视机由七寸的黑白变为四十五寸的高清彩色。当中国女排胜利的那一刻，我甚至听到隔壁邻居的欢呼声。我也很激动，却在某个不经意转头时看见爸爸妈妈热泪盈眶。当时的我已经迷迷糊糊感知到了这样的情感来源，而随着我的长大，我更深刻地体会到——家国情怀。

在冬奥会上，当看到苏翊鸣在中国单板滑雪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时，我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。家国情怀，无论在何时都是一条纽带，把你我连接起来。

奶奶的蝴蝶牌缝纫机被擦得发亮，爷爷的军装依旧一尘不染。奶奶说，想不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时代会那么好，从绿皮火车到磁悬浮列车，从自行车到私家车，现在的生活很“快”，但有时还挺怀念以前的慢生活，那些旧物件里满满都是回忆。爷爷说，时间过得快，好似昨日还穿着军装，今日就在国家的政策下安享晚年；昨日才有个小家，而今天有个百年的大家。

依稀记得，三年级第一次戴红领巾时，爷爷帮我整理衣领，摸摸我的头，告诉我“莫做神州袖手人”。

书画艺坛

刘蟾

著名书画家刘海粟、夏伊乔之孙女。现任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艺委会名誉主任、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名誉馆长、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名誉馆长（常州西太湖）、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，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

- ◀ 国画《牡丹》
- ▼ 国画《尘世沧桑几劫灰》

